

一双眼与一颗心

——《鳖眼》赏析

□龚新文

读刘彦章先生的《鳖眼》，就像在沙颍河边坐了一个下午，听一位老河工抽着烟，慢条斯理地讲他这辈子和水、和鱼鳖打交道的故事。故事讲完了，烟也散了，可那河面上的波光、那两名叫“鳖眼”的眸子，还有那点绿莹莹的光，却久久萦绕心头。这篇文章的好，不在辞藻华丽，而在于它用最朴素的乡间往事，讲透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嬗变。

一、眼的变迁

主人公何大娃有个响亮的外号——“鳖眼”。这本事，是老天爷赏给河边孩子的饭碗。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：水下沙地里针尖大的透气孔，黑夜里河面上绿豆似的幽光。这双眼，是生存的眼睛，锐利得像钩子，能从一个微小的孔洞，精准地挖出全家的油盐钱。

文章最妙的是，同样一双眼，在不同年纪，看见的东西却天差地别。

少年的眼，是好奇的眼。他看见老鳖探头，

“骨碌碌绿豆大小的一双眼睛”，觉得有趣，像看蚂蚁上树。这时的捉鳖，是一场孩子与自然的游戏，输赢都带着天真气。

壮年的眼，是猎人的眼。当“中华鳖精”风靡，鳖价飞涨，他那沉寂的技艺被金钱“唤醒”。夜里，手电筒的光柱像利剑劈开黑暗，死死锁住那两点因好奇而浮出水面的绿光。这时的眼，冷静、精准，充满征服的快感。他看见了“一夜几千上万”的财富，却看不见那绿光背后，是一个生命在“看

看星光，见见热闹”。

老年的眼，是回望的眼。等河水浑浊，老鳖绝迹，后来又慢慢回来，他的眼也仿佛被河水洗过。再路过河堤，看到夕阳下的金波，他想起的却是那“绿莹莹的光点”。这时他才猛然读懂：那不是可以套住的坐标，而是一个和他一样的生命，在深沉夜色里一次孤独而好奇的张望。

从寻找猎物，到看见生命，何大娃这双“鳖眼”的视线轨迹，画出了一个普通人最珍贵的觉悟。

二、心的沉潜

如果说“眼”的变迁是明线，那么“心”的沉潜就是文章的暗流。何大娃对老鳖的了解，从“懂习性”开始，却用了一辈子，才稍稍“懂性命”。

他懂老鳖的一切秘密：打窝在干净沙地，鼻子怕蚊子，咬了人死不松口，拿草茎捅鼻孔就能让它松开。这些知识，曾经全是猎杀的技巧，是人与自然“赤裸的对峙与征服”。他像一个高超的解密者，破译了老鳖的生存密码，却仅仅是为

了更好地获取它。

真正的转变，源于失去与反思。当老鳖在河里绝迹，技艺没了用武之地，那种征服带来的空虚感反而让他开始回味。他想起老鳖“没电话”却能相互报信的神奇，想起它们看似笨拙却无比坚韧的生存意志。尤其是当他喃喃说出“每个生灵，喘一口气、活一辈子，都不容易”时，那颗心才真正变得柔软。

这时他明白了，老鳖不是一团可以称斤论两的肉，它是一个鲜活的世界：它有冬眠时漫长的忍耐，有产卵时艰难的守护，有被挑衅时“死不松口”的倔强，也有对星光的好奇。他曾经破解的“秘密”，不再是征服的阶梯，反而成了他理解另一个生命尊严的桥梁。从“懂习性”的猎手，到“懂性命”的感悟者，这颗心的路程，走了大半生。

三、河的沉静

沙颍河在文章里，从来不只是背景。它像一位沉默的智者，见证了一切。河水清澈时，它滋养万物，也养育了鹰船队和“鳖眼”这样的技艺；河水浑浊时，它用鱼鳖的绝迹发出无声抗

议；后来禁渔限捕，它又宽容地接纳生灵回归。

这条河，映射着人心。当何大娃们用手电筒把它变成夜间狩猎场时，河是沉默而冰冷的资源库；当他晚年心境平和，看夕阳铺满金

红水面时，河就成了家园，是无数生命共有的、需要敬畏的故乡。河水的清浊，老鳖的去归，与人心的贪婪和醒悟，交织成了一幅完整的生态图景。

四、生命之思

《鳖眼》这个故事，表面讲的是捕鳖，内里讲的是人的成长。何大娃那双眼，最后看清的，不是老鳖，而是自己。他看清了自己年轻时被欲望驱使的样貌，也找到了内心深处对生命本真的那点敬畏。

文章的结尾说，有些眼睛因为看得太

透，最终看见的不再是猎物，而是生命本身。这或许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启示。在这个急于获取、精于算计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也需要修炼一双这样的“鳖眼”？不是为了洞察别人的弱点去征服，而是为了看清万物的不易，从而生出一份慈悲与共

情。

沙颍河依旧流淌，它无言地记载着从索取到敬畏的文明刻度。而我们，或许也该学会在生活的河流边蹲下身来，不只是为了寻找什么，更为了看见——看见那水面下，所有无声却蓬勃的呼吸。

